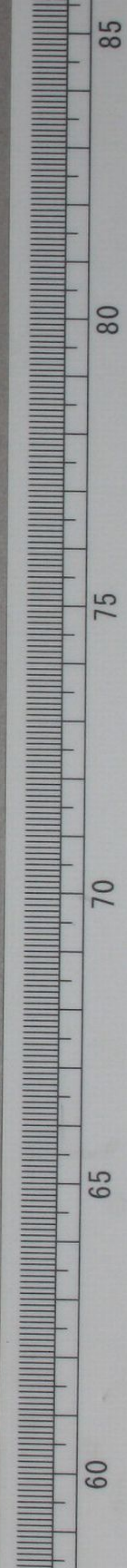


中庸諸說辨誤

單

2246



門仁 12
號 2246
卷

庸下
諸說
二字

中庸

諸說

辨證序

中庸

若闡大道

析至理也

之書

井

善釋經

說

其作解

猶至者自不滿意而火之况下

焉者以易言哉朱子集諸儒之

大成以作章句別著或問一篇以

析精潔然後斯書明如白日坦

如大路徑可謂靡遺憾吾願諸
說之前乎朱子者可以折衷於
朱子後乎朱子者將何所就而
正焉雖朱子說之詳解而
能豫探未發之病而為之則後
學之惑或且未盡解者其相與

朱子而辨正諸說之善惡猶有如
不待大後之人也家君於學尊信
朱子如神明然於又病其拘學
斷、墨守章句或問而不知其他
乃遍閱諸家傳註縱橫上下莫
不洞悉殆朱子章句或問亦以語

類文集可以不失其指歸但學
者讀之不熟考之不詳故不能
每類而於明法諸儒之旨格說或
為其取莫惑而不可以喙而已乃
著纂釋以聖字句釋誤以訂
差繆之所所以斷是非折物惑一

存朱子以為準繩總獲方通而
推測之於是乎章句或問不安
毫髮之物說之是非失得高本
如白而志陰陽之易辨其意真後
學也大學家其最者着大學
纂釋及辨誤今之於於書亦

於彙者之意也夫大學明學中
庸明道書固無優劣而讀者有
難易蓋大學循心身家國之
次序立言故易曉中庸則直發
夫人性之蘊奧以示人故難
知朱子設科令人先大學而後論

孟而後中庸職是故也加之諸
儒說中庸者強倍於大學說大
學者少而說亦少說中庸者
衆而強倍多而其為謬不心文字
章句之末故併二書而言之則鉤
不可無纂釋辯論而中庸尤

不可無纂釋 辨誤 孰一書而論
之則中庸不可無纂釋而尤不可
無辨 禮學者必萬倍朱子然後
知妙書之可重熟讀玩也 然
後倍知朱子之說不可易也 昔
杜元凱解左氏妙得耶明之旨

人稱為左氏忠臣今也家君著熟覽新
書子以為朱子忠臣其誰云不可
文化甲戌秋八月六日澣兒煜再拜
敬書

例言

一是編取諸說之合於朱子者輯之名曰纂釋又舉其誤解者辯之或先儒已辯之而與朱註合者輒采之名曰諸說辯誤

一是編所引之說諸儒姓名等凡例已詳大學纂釋故不復贅

一是編凡但一字書者是諸儒誤解也高一字書者所辯之說也譬如斷獄其誤者為案辯者猶斷也其或有斷而無案者讀斷自見故此不載

一是編藁成或謂曰此書題曰諸說辯誤而辯岱雲

李氏之說居其半何也曰宋元以來以遠明季清
初四子宋疏小註何止聚訟岱雲李霖李氏取著
異同條辯最後出搜羅諸說殆無遺漏但其為辯
擇而不精往有矛盾朱註者諺曰後來者居上
若學者不察既以為定論則其害非淺故辯李
氏者不得不多

石冢崔高識

中庸諸說辨誤

精里古賀樸淳瓜著

受業

薩摩 石冢崔高
會津 土屋 朗 同校

序

道學

按道學二字雖出王充論衡汎言學問耳至趙宋始
有道學之目以道之學為義指三代以來之正學也
三代以下邪說橫流不由正道而為學者盛行於世
正學至宋始興須別於夫不由正道者是道學之目
所以立也

道統

李禎曰按許東陽道學主於學兼上下言道統主於行獨以有位者言此最謬妄其學既真能有得於聖人之道則自有以得天道統之傳有何上下之分如其說豈孔子無位不得與道統之傳乎

按道統言此道之正系古昔盛時道之統系出於一不待立此目當邪說橫流之時欲揭三代以來聖賢之道之正傳乃有此目

虛靈知覺

陸氏稼書曰虛靈為體知覺為用新安陳氏謂體無

不同用始有不同不是虛靈雖為體而細分之虛又是體靈又是用虛靜靈動豈無不同耶朱子取以前言虛靈知覺後只言知覺者只是以此該彼耳余初誤收新安之說

道心人心

汝舟問羅整菴謂道心性也序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則羅說似得之朱子語類亦有道理底人心即是道心之說蔡虛齋曰人心之得其正者亦即是道心爾據此則方道心為主人人心聽命則純然道心矣是時且向何處求人心取在襟應之曰道心人心

皆指取知覺而言性則指理之具於心而未發者而言故謂道心即性則不可也若夫言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則指本於性命而言非直謂性即道心也如語類則一時間答之語指道心為主之時而言終不如此序之詳備也人心聽命之時人心所在不難尋求朱子不云乎道心如舵人心如舵由此觀之無舵之船或入於安流或於波濤或有幸得風潮之順而達所往者不必漂溺此其所以止於危殆人心亦然是以不以人欲名之今設使有舵而無船則舵亦無取用之耳目鼻口四肢百骸之用是船也視

微妙

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之類是舵也百體從令即船之從舵也以此求之何憂難見

云為

按集韻弭沼切與眇通漢三老袁君碑朕以妙身襲表繼業又陳書云或者艾絕倫或妙年異等此作眇少之義解為是

按遼史食貨志云為所夷語解義曰云為即營運之義當依是解

異端之說

虛齋蔡氏曰承上文孟子沒而遂失其傳是指孟子
沒後異端也許氏兼言楊墨恐非是楊墨在孟子時
已闢之矣又云異端若荀楊性惡善惡混之說莊列
虛誕之說申韓刑名鬼谷孫吳權謀凡惑世誣民非
聖人道而別為一端者皆是也

命

天命之謂性節註命

按世有以命字作活字者謂猶曰天命之謂性果
爾則天命與人性似隔一重膜而不知天所命為何
物直名曰性也朱子曰命一猶語勅性猶官職明
不作活字看且也其他天命明命之類甚多皆可作
活字乎看則此係開卷緊要文字須下明解曰命猶
令之猶命令之也而不下之字何歎

註性道雖同氣稟或異

在 按或問云在人物雖有氣稟之異而其理則未嘗不
同 又云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理之自然而人物

使朱
子作
活字
猶命令之也
至字恐衍

相
之所同得者也諸說於此二句多錯會昔劉靜春與
真西山論此義謂朱子不當混人物而為說其論不
入至西山舉杯酒而解紛則宋時既有異論無或乎
明清及邦儒之多齟齬今熟讀章句或問朱集語類
其文意不待辨而明矣踴訛之久或有拘泥而不易
通故今不得不摘其大旨而論之章句之意蓋謂性
萬物之一原道即率性之謂則人物性道不容有二
但其氣稟之有異是以人之與物至相懸絕耳人之
稟得其正且通者而為萬物之靈至於物之稟既已
偏塞其為過不及不可復挽回而為正道是人與物

之辨也人雖稟正且通者不能無清濁厚薄之異但
以其得正且通也雖濁薄其為過不及可變化而返
清厚是人與人之辨也是之謂性道之同氣稟之異
彼偏塞者既不能全其性而盡其道則只得以人而
立教於是乎有服牛乘馬之事而彼為物者乃供人
之用矣及其供人用也穿鼻絡首奔走勞苦雖似不
若其在山野斲草飲水摩踢寢叱之自然而業既以
偏全通塞分人物之貴賤而以人立教則不得不效
其所通之才以供世用甚乃食其肉而獨不用數畧
伐其材而獨以其時而已皆以人物貴賤之分處之

在人物為當行之路亦無非自然矣今誤解者似謂性道之同惟屬人而物不與焉果若所謂則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獾之報本睚鳩之有別以至草木之榮悴開落循自然之天者何所本而得是理邪若謂天之賦與人自為一性賦與萬物各自為一性則所謂天命者千差萬物支離破碎無取統一益亦不成造化而所謂一原者為謬見學者所當精察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

李願曰按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總不循其性之自然便是外物便是人力私智之為矣朱子正以

本章現成語最穩實故易舊註而又發明於或問乃蒙引既以舊註為不必改而存疑誤以外物為在外用物且疑或問人力私智如何可離夫人力私智之所為循之未必治失之未必亂如何不可離只有道是性之德而具於心則總不是道便非性之德而為外物豈在外之用物哉亦舛謬甚矣

岱雲李氏曰須臾非專指不睹不聞時也惟是道不可離於須臾故雖不睹不聞之時亦須戒慎恐懼也雲峰就以不睹不聞為須臾則泥矣

不可須臾離以其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故也所以

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亦當兼動靜
言然後與經文道不可須臾離句相貼不得偏屬靜
時章句常存敬畏固以日用起居動作視聽言動之
間言之至於其不見聞之地則雖若忽略而無害然
亦不敢忽略是其所以能無往而離也觀雖字不敢
字可見其意天理之本然照下節過人欲於將萌更
分明戒慎乎其所不睹云

戒慎乎其所不睹云：

按觀章句常存敬畏句及雖字亦字其義分明而世
人不察或謂戒慎猶屬動字不戒慎後為靜或謂戒

至

慎始於所不睹聞而至於所不睹聞種：錯誤何也
不思敬之貫動靜而此戒慎乃敬之事而不睹不聞
乃屬靜故也方靜時惟有戒慎而已未嘗思慮與程
子所謂總思便已發云者未始相妨敬字之貫動靜
亦復如之設以敬與戒慎專屬動以不戒慎不持敬
之時屬靜則學者靜時並無下手處必至以癡呆睡
起不知四到之時為靜時是豈可以為學哉是說一
差則大學正心及下節未發之中皆塞而不通世亦
有謂未發之時有氣質之性聖凡不同者此皆懵於
未發之義而不知大本豈足與議中庸精微之旨哉

註常存敬畏云：

谷雲李氏曰章句謂君子之心常存敬畏則已該所觀所聞在內矣雖不見聞亦不敢忽玩雖不亦不四字是推極其盡處而言大全蒙存皆如此說後來單指靜時工夫與下節平對自是俗解訛誤李曾問君子之心常存戒懼既該所觀所聞在內矣則戒懼已兼動靜統體做工夫乃語類云戒懼恐懼是未發然只做未發也不得便是所以養其未發只是聳然提起在這裏這箇未發底便常在何曾發觀此則又似以戒懼恐懼單指靜時工夫

謹

何也曰戒慎恐懼只未發時最難此時無喜無怒無哀無樂無可捉摸做工夫故只是聳然提起在這裏所謂常惺々法也故朱子又謂這處難言大段着意又却生病只恁地略約住道着戒懼已是刺語也須知此是單言不睹不聞時做戒懼工夫之難若已睹已聞自有事物可循戒懼工夫却有捉摸便自易用看本文不說戒慎乎其所睹恐懼乎其所聞却只說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便是這箇意思○總把持要敬便已拘滯不把持又放倒了至恐懼雖只是畏底意思但一念

未起却畏懼箇甚麼然終說不畏懼已是放膽了
故曰這處難言又曰已是刺語

一作是

安岱雲說似之而非也章句謂常存敬畏者不睹不
聞之時如此則睹聞之時敬畏可知之意而戒懼二
字自貼不睹不聞之時不貼常時其謂工夫甚難者
言靜時或有忘助之病非謂其茫無下手之地也此
所謂戒慎恐懼語類所謂喚醒敬齋箴所謂正其衣
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禮所謂儼若思之
類皆此時節工夫也何難捉摸之有岱雲以戒懼貼
常時而不睹不聞之時患無捉摸此其大謬學者不

錄

可不審

未發謂之中節

語類問伊川言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寂然
不動是也南軒言伊川此處有小差所謂喜怒哀樂
之中言衆人之常性寂然不動者聖人之道心又南
軒辨名與叔論中書說亦如此今載近思錄如何曰
前輩多如此說不但欽夫自五峰發此論某自是曉
不得今湖南學者往往守此說牢不可破某看來寂
然不動衆人皆有是心至感而遂通惟聖人能之衆
人却不然蓋衆人雖具此心未發時已自泊亂了思

汨

慮紛擾夢寐顛倒曾無操存之道至感發處如何得會如聖人中節

李退溪答鄭中書曰來論患操存之不能常則驗鼻息於虛靜論此心之未發則疑知覺之有無而深以把捉收拾為難竊恐就此而習操心愈見紛擾而無寧息之期矣故程子每以坐忘為坐馳而其答蘇季明未發之問反覆論辨而卒之不過以敬為言朱子之論中和亦曰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發之際不容安排惟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偽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今

心一作存

以此語觀來論之云其尋覓安排亦已甚矣無乃有乖於莊敬涵養而積久有得者耶至於未發之前知覺有無之說朱子答呂子約書論之詳矣兼情意理氣之辨來論亦不能無可疑

致中和節

李氏岱雲曰惟其天命之初具此中和之德所以繼善後這中和根種不絕雖衆人亦必有靜而不失其體時候這便可見中亦必有動而不失其用時候這便可見和而今亦不必如此說只人皆

有性情便皆有此中和之德在衆人未發時昏昧

了這中然却有箇中底德在故朱子謂若論原頭未發都一般只是他不曾主靜看耳任衆人發不中節喪失了這和然這和底德亦自在只有這喜怒哀樂總中節便當人心總不中節便行不得了亦可見

字謂衆人未發時皆昏了然却有中之德是亦以衆人為無大本也其誤原於謂未發時亦有病明也與朱子戾矣

註自戒惧而約之云

林次崖曰章句至靜至字亦輕看下文應物字可

見

李^氏岱雲曰按朱子既以涵養為通貫動靜謹獨只是或恐私意有萌處又加緊切譬之水長長底流到高处又略起伏則箇譬之騎馬自家常口提掇及至遇險處便加些提控觀此則省察只是涵養中省察原未以省察與涵養平對分靜屬涵養動屬省察也則亦未嘗以涵養為致中功夫省察為致和工夫注云自戒惧而約之非謂戒惧卑屬致中也言自所睹所聞以至不睹不聞雖皆要戒惧而推中之所以能致其極者則必自戒惧而約之

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也自謹
獨而精之亦非謂謹獨專屬致知也言發皆中節
雖不卑在隱微而推和之所以能至其極者則必
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
適不然也向使戒懼於動而不能約之以至於至
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戒懼之功有嚴
有不嚴安能極其中而大本之立日以固乎向使
審幾於獨而不能精之以至於應事處無少差謬
而無適不災則謹獨之功有密有不密安能極其
和而達道之行日以廣乎故或問曰自其不睹不

聞之前則已補睹聞之戒懼矣何嘗以戒懼單屬
之靜曰在於隱微幽獨之際則已於戒懼內抽言
出之矣何嘗以謹獨遂該盡了動後人自心粗遂
使致中致和各分頭項不但不善讀注語只是未
從聖賢實地中工夫過來耳○又曰史氏靜是自
外靜至內動是自內動出外又曰約是自外收斂
入內之謂精是自內審察出外之謂於道理頗有
箇見處

未發已發內外動靜交相資固也至於致中和節
雖亦示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業已相對分開而

祖

說則決不可混淆章句自戒懼而約之至於至靜之中云々皆屬未發自慎獨而精之至於應物之際云々皆屬已發今次崖欲以戒懼屬之已發而碍於至字故有至字輕看之解岱雲輩紛紜率祖次崖後人承訛亦復不尠輕看至字之云其非正意於是可見已矣就此語之失而究之益有足以証章句致中專以未發為言者焉岱雲又欲取語類涵養省不必分之說濟其不通殊不思不必分云者就學者平日工夫上言也至於是節論致中和則不可不作兩極解言豈一端各有攸當也必若李說戒懼兼屬已發則

察
濟

中侵和之界分矣慎獨亦兼未發則和侵中之界分矣然戒懼猶有可牽強上節者以其言常存敬畏者及已發故也若夫慎獨則決不可推之入未發界分則中可兼和口不得兼中不成文義又有引語錄曰戒懼是由外言之以盡乎內謹獨是由內言之以盡乎外欲以證其混淆中和界分之說亦非朱子意也朱子之意蓋謂未發時用工未熟或有不當發而發侵未發界分者此乃外也非取已發之和之時以為外也自戒懼而約之固未發時戒懼工夫也至靜之中無所偏倚而其守不失亦未發時戒懼工夫到極

處也致與未致有_生熟精粗之分耳而皆係未發時
是以其工夫皆在戒惧無別工夫今乃謂戒惧為已
發則和有工夫而中無工夫也而可乎前節章句曰
雖不見聞亦不敢忽則所睹聞可知故有常存敬畏
語非謂本文戒惧字便指所睹聞而言也至於慎獨
則一念之萌則內也事為顯見則外也一念之萌雖
至微至隱皆屬已發斷不可為未發此其內外所
指各有攸當豈容混蒙

入按是釋致中者皆推極未發之義世儒之說或以
戒惧為已發有謂戒惧已屬用功則未全於未發必
多不察可異

約之至於不用功之地而無偏倚其守不失然後為
至靜是亦以不知回到為極則之繆說也此節須審
自字以至字則字矣字此粗知文義者之所不惑世
多不察可異

右第二章注實兼中和之義

虛齋蔡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中性而和情
也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不偏不倚之中德也所
謂君子之德也無過不及之中行也所謂隨時以
處中者也故曰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中時庸
矣

勉齋黃氏曰性情天生底德行人做底性情人只一般德行人只不同

孫詒仲曰以德行言曰中庸蓋以性情固有之中和體之於身為德措之於事為行者言之則不曰中和而曰中庸也勉齋所云性情天生底德行人做底是也蒙引以不偏不倚之中為德無過不及之中為行如此說則是以德行言之則曰中矣不見得發明變和言庸之義也且不偏倚未發之中也無過不及已發之和也以此分貽德行則與上以性情言句不異即曰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和亦未嘗不可

陸稼書曰諸家皆云未發之中子思始發之而朱子解仲尼曰君子中庸兼不偏不倚言者蓋雖云子思始發然豈前聖所未知而子思始發之乎只是前聖告人都就無過不及上言耳則此引仲尼之言安見其不兼未發之中言乎若中庸以下諸章則俱就無過不及上論而不偏倚之意則見於言外與此又不同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節

虞齋蔡氏曰章句云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或謂由在上無修道立教以君故民不興行此蓋誤認世教

衰之義而以民字為專指下民也審如其說則聖人但能以中庸之德責在下之人而不以責在上之為民表者獨何理也且君子不得聞大道之要亦未必不以世教衰之故易曰君子辨上下定民志民字亦兼上下言也

按本文分明下箇民字虛齋却要兼上下說且引易君子辨上下定民志民字亦兼上下言為証予謂既有箇君子去辨上下定民志則君子已不在此民字之中恐不得并主持世教之君子而言之也

下亦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陸稼書曰吳因之曰此承上文過不及而歎其不察註謂取以過不及者由不察也按依此則知味知字不着力註察字當依史氏在鮮能知味上且上節已有察字意徐自溟半條正與此合俱不可從○章句道不可離貽人莫不飲食也人自不察貽鮮能知味是以有過不及之弊應上節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註由不明故不行

徐傲弦曰注中由不明故不行正對下章大智看乃預伏下章意謂上章鮮能知味知字者非是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節 此一條當入纂釋

揚

陸稼書曰問察隱揚則非知者之過執兩擇中則非愚者之不及問察隱揚執兩是不自用而取諸人擇中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用中句輕此句自屬行

子曰回之為人也節

陸稼書曰當與舜其未知章對看只重知行之分大全朱子以安勉分看雲峯以窮達分看俱是餘意不可作正講○取膺弗失總是能守而行在其中矣存疑謂行在擇乎中庸之後得一善之先行之而有得是得一善也翼注因之殊謬麟士譏其大鑿極是淺說亦不用也蓋得字只是知得未是行得也

問強

李_氏公雲曰而強解為學者之強始于陳新安而世皆宗之究際學者二字亦是畫蛇添足甚無味只還他而自有之強為妙蓋義理之強乃人之所同得乎天而自有者不以南北而有異也後來雖如學問之功只全本初所自具之義理而已

按學者之強說不可易公雲所云似以學者之強為不出於天然自有者章句汝所當強貼學者為安李禎日子路以強為問與夫子傲其好勇過我抑其兼人戒其不得死等正未知先教王氏以為習

氣融釋不盡論亦拘執

干
按如子張學于^棘問達問行之類氣習融釋不盡集
註亦以此意解之子路問君子上勇乎有勇知方行
三軍終身誦之聞斯行之與此一類其為氣習不可
諱王氏說何拘執之有

黃際飛曰今南方市井語有所謂教他者讀教字
作平聲不報亦只是不較量他與報怨報字亦不
同蓋是因那人無狀却不與之爭執只含容巽順
且自由他少聞聽他以此待他人他人便會抵觸
他此便是南人能忍勝人處也或曰如此看則南

人亦大奸險君子却如何居之曰非謂君子是如
此謂君子有時近相似之謂君子忠厚處有時與
此相似也居之之字指寬柔八字不指居南方
李岱雲曰教人而人不善便有容不得意思此便
是不寬教人而人不勇從便有急迫意思此便是
不柔今寬柔以誨人之不及也見他能含忍去處
不報無道注訓橫逆之來不過指一時非禮之加
乃蒙引必說到君父之仇不共戴天上非此處正
肯又曰南方豈無不能含忍者然其風氣大槩如
此含忍之力勝不為強只是一味含忍到至處人

反沒奈何他這便是勝人處亦便是為強處非會
恣時便藏一團機械必欲勝人為強也黃說看教
字報字似與註異而究無異也至謂聽他如此待
人他人便會抵觸他以此為會恣勝人處不知寬
柔之勝人處又是如何如此則是以奸險為強矣
南人中即有如此者亦安得謂一方中風氣盡如
此耶至謂君子忠厚有時與奸險相似則與朱子
亦是箇好人故為君子之事者尤大背也

按事有可恣有不可恣蓋概恣之則或至喪失羞恣
之心了是所以為南方之強而要非中庸之道也若

夫犯而不校則顏子所從事亦合中庸者非南方之
強也黃李皆失而黃殊鄙俚回曲教字報字與注無
涉

李岱雲曰看來南方風氣固柔弱亦未必盡寬柔
不報之人災必如此乃為南方之強北方風氣固
剛勁亦未必盡在金屬死而不厭之流災必如此
乃為北方之強於兩之字乃更有存貼注兩為強
正解兩之字也若謂南方盡寬柔不報北方盡在
金屬死而不厭則惟蓋怒南方北方而下亦不必
更接君子居之強者居之句矣

按必如此乃為南北之強語意似謂孔子強名之在
非文義須言南北方貴此為強乃通

社金革節

大全倪氏曰社衣社也金鐵也革皮也聯鐵為鎧
甲被之於身如衣社災故曰社

文氏伯璿曰以社為席即請社何趾之意况兵戈甲
冑二者不可相無以社為衿固可通災金革皆以為
甲不應身衣甲謂而手無可執之具也韋句社席之
說又與古人枕戈之意相類何疑之有倪說可刪

故君子不流
註不變未達之所守

○雲李氏曰朱子謂不變未達之所守易不變平生
之所守難以境遇之窮通言也如貧而無怨難富而
無驕易之意乃饒氏不得其解妄分中立不倚難於
和而不流有道不變塞又難于上二者無理甚矣直
以至死不變為聖者能之竟以強矯之自勝當聖人
之從容何其自用而不顧書理之安也

君子依乎中庸節

孫詒仲曰依與不悔皆聖人事此依字極不輕易生
塗而廢者不可言依二乃與之為一終身不離之謂
不知不悔乃指其依之實事言非有進於依也史氏

及蒙引以依為知仁不悔為知盡仁至非也○知盡仁至便是勇也依中庸則知仁勇三者俱盡不悔只是依之事耳新安陳氏以依為知仁兼盡不悔為不待勇自裕非也

周聘侯曰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易經分明對說遯世不為世用無位也不見知不為世知莫已知也高新鄭分配最確時人俱以遯世莫畢世看大誤

君子之道費而隱節

紫峰陳氏曰君子之道費而隱蓋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物不有也而實無形迹可見焉無適不在也而實無

無極

有

當

形迹可見焉無適不在也而實無聲臭可聞焉是其費而隱也費者當然之發見於萬事萬物隱則其所以然之原於天命者也取謂体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

退溪李氏曰費隱以道言乃形而上之理也以其顯而言則謂之費以其微而言則謂之隱非有二也故曰体用一源顯微無間若以形而下者為費則豈一源無間之謂乎禹貢善亦以太輝說為是引本節小註朱子說為證此誤看此段說而云、也許朱子意非以形而下為費因或人取舉形而上下兩言而言故先說形而下者之廣而乃曰形而上者實行乎其間而無物不具無

景

不具無處不有故曰費則其說形而下者正所以為說形而上者設耳實非以實字當形而下之物也亦如章句解天命之謂性處先言陰陽五行而後乃曰理亦賦焉今豈可因此而說天命之謂性亦為氣乎又按道不可離章或問所論龜山楊氏無適非道之說云云今專以形而下為道之用則便是以衣食作息視聰舉履為道而不知其義理準則之為道豈子思朱子之意乎故語類中朱子諸說費隱皆以道字理字言之其中一段雖云費隱形而下者隱是形而上者而其下答或說曰這箇也硬殺裝定說不得須是意會可矣以物與理對

言之是如此只以理言之是如此看來費是道之用隱是道之所以然而不可見處此段首說略似太輝說其末終以理字道字結之太輝必欲偏守餘意之一說而不用元來不易之本義誠不可曉也

按退溪說費隱皆指形而上者言之就中分其易見難見以為費隱之別其辨雖力乎終覺未安恐坐未得語錄之意以有此說至以朱說形而上者云為未定之說今解朱語以質同志如左

不 朱子曰費道之用也隱道之體也用則理之見於日用無所見也體則理之隱於其內形而上者之事固有非視聽之所及者按此退溪以為未定者又曰形以下者甚廣其形而上

者實行乎其間而無物不具無處不有故曰費言其用之廣也
就中其形而上者有非視聽所及故曰隱言其體微妙也或曰
季丈謂費是事物之所以然其以為費指物言隱指物之理
而言曰這箇也硬殺裝定說不得須是意會可矣以物與理
對言之是如此只以理言之是如此看來費是道之用隱是道
之以然而不可見處按此退溪所執以立說而細考朱子
語意則恐不如退溪說也蓋費是道之用指理之乘氣
之載理而為言若季說即以氣為費與渾水搬柴無非妙
用之見無以異也夫婦之所與知與行皆指其合道者而言
也非謂夫婦之知覺運動皆道也故朱子曰硬殺裝定說

不得即以物為費不可以理為費亦不可但當以理之乘氣之
載理者為費耳此所以須意會也以物與理對言之則費屬物
隱為理只以理言之費指理之乘氣之載理者就氣為言理
乃其體之微妙不可見處故皆曰是如此又曰問形而上下與
費而隱如何朱子曰形而上下者就物上說費而隱者就道
上說按此說尤明白蓋形而上下主形而立言就形而截
斷上下使人知道器之分費隱隱主道而立言合道於器
以為費分道於器以為隱使人知其用之廣體之微而不
可須臾離言各有攸當也按退溪排以道之用為氣之說
謂如此則是以氣為理也殊不知體用之分亦非一端有

二
理與氣相為体用者如仁義與惻隱羞惡是也有理自相
為体用者如仁義是也夫子思以費而論君子之道費主
氣隱主理以仁字分道之体用豈病道之混氣乎且也果
如退溪說則見聞所及之理為費非見聞所及之理為隱
其見聞所及而發見昭著者以聲音狀貌言邪抑以無聲無
臭言邪道義之安在皆不可曉其說雖甚長其差由此今不遑盡辯

夫婦之愚節

孫貽仲曰夫婦之知能章句貼居室之間說或問又
發明之謂即其近而言之男女居室人道之常雖愚
不肖亦能知而行之史氏伯璿遂以男女交感為言

近日晚村尤信其說夫婦居室之間猶云處家之常
耳豈交感之外居室遂無事乎況天地絪縕萬物化
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此乃精微至極之理豈愚不
肖之夫婦所能及即末節或問云夫婦之際隱微之
間尤可見道不可離處知其造端乎此則其所以戒
謹恐懼之實無不至矣

李岱雲曰常解作就君子之道而語其大說君子下
須添之道二字于本文亦欠順或問作君子語道說
直提當後

詩云伐柯節

李氏曰所謂改而止者乃隨指一事而言改去不善便是善了何用他求諸家都坐然在道之全量上看謂孝不至於堯舜便是為子之道有所未盡如此正是以聖人望人而不易後矣豈非朱子所謂失先後之序違緩急之宜哉

註張子所謂云、

孫詒仲曰張子是說恕以求仁以愛己之心愛人以字便是推字與程子之云以己及物者不同陳氏誤以張子所云愛己之心愛人仁者之事非也

忠恕違道節註以愛己之心愛人云二

陳希室曰此因恕而言仁耳恕是求仁之事推愛己之心愛人恕者之事也以愛己之心愛人仁者之事也忠恕違道不遠轉一過即仁矣故張子以仁言

按張子下以字故須言盡仁仁乃恕之熟不待推者據此節本旨當言推愛己之心愛人則盡恕而張語則以上一層言今引以明恕之事耳非謂本文忠恕即盡仁也

君子之道四節

陸稼書曰君子之道一字即道不遠人之道存疑謂

是進為之道與大學之道道字一例看者非行遠
自邇登高自卑方言進為之道或問甚明
李禎曰庸德以下註分明說是君子之言行如此而
存疑乃謂兩不敢字說不去此亦是誤認作君子之
道不知是君子自脩之功也慥二篤實亦只是贊美
其用功非贊美其道

在上位節

孫詒仲曰素位而行行道也正已即素位而行之行
也行乎富貴是當富貴而正已行乎貧賤是當貧
賤而正已正已即在上位下位時之事或謂正已是

平日學尚工夫非也無怨以自已言或謂人不我怨
非是

鬼神為德節

岱雲李氏曰鬼神為造化之迹不是指迹為鬼神以
其所以有造化之迹者乃鬼神也故朱子曰微鬼神
則造化無迹矣黃洵饒不得其解乃以陰陽之可見
者為鬼神則是離微而言顯而下文何以謂其不可
見乎

詩曰神之格思節

此一係當入纂釋

蔡右氏曰鬼神之體物豈獨祭祀時為然詩有曰神

之來也不可測度則屋漏之地極其誠敬尚恐有愧况可厭射而不敬乎觀于詩益信鬼神無物不體也
舜其大孝節

岱雲李氏曰此節書以孟子天下悅而歸已與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而處參看則道理自圓本節是孟子孝莫大於尊親養親意居多下大德必得是孟子天下悅而歸已瞽瞍底豫而天下自化意居多又曰許白雲以宗廟享之為就舜身上饗後人之祀說六竟穿鑿宗廟自詠及祖宗然則舜及身時將不饗先人耶

大

武王纘文王

汪武曹曰攝訓力辨纘緒為繼世為諸侯余按未妥緒非侯位也乃侯國積功累仁之事但不是積功累仁以圖天下

後夫孝者節註下文

系台中曰章句所云下文皆此章下文也若如黃氏
志述事
乎〇

尚武王唐公節

孫詒仲曰孝無可加為大非以不可名為大也真朱

之來也不可測度則屋漏之地極其誠敬尚恐有愧况可厭射而不敬子觀于詩益信鬼神無物不體也
舜其大孝節

岱雲李氏曰此節書以孟子天下悅而歸已與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兩處參看則道理自圓本節是孟子孝莫大於尊親養親意居多下大德必得是孟子天下悅而歸已瞽瞍底豫而天下自化意居多又曰許白雲以宗廟享之為就舜身上饗後人之祀說六竟穿鑿宗廟自諫及祖宗然則舜及身時將不饗先人耶

大

武王纘文王

汪武曹曰攝訓力辨纘緒為繼世為諸侯余按未妥緒非侯位也乃侯國積功累仁之事但不是積功累仁以圖天下新

後夫孝者節註下文

孫詒仲曰章句所云下文指此章下文也若如黃氏說以為上章下文則上文則上面既云此繼志述事之大已結過上章矣又添此兩句不幾蛇足乎

或云繼述無末有天下時言思案下文所云皆既有天下事也故家引云執變通言可見是為族為王之事但不可謂文王當日原有是忘事耳也真朱

二氏說非是且大孝即是至孝故孔子又曰舜其至孝矣朱氏分大與至為二小不然武周視舜德固有性反之殊而善繼述孝之至處便是大孝矣朱氏以大孝達孝分軒輊亦非也觀上章稱武處與舜無異可見

宗廟之禮節

陸稼書曰其指先王也晚村謂太王王季皆在內繼志述事不必坐然此章論武周之孝自當主文王說

董日鑄曰春秋兩節都是通於上下即如祖廟一事

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雖有厚薄之殊都有可脩則都有可陳可設可薦矣而序昭穆辨貴賤辨賢達賤序齒亦可隨分而盡矣若然則所謂踐位行禮奏樂敬尊愛親如生如存又豈獨為武周設哉

人道敬政節

周聘侯曰上承人存政舉來脉下接為政在人去路分明全重在人滿廬句因上文敬樹而更舉其尤速者以狀之耳愚齋謂重在政又是一意非也

好學節

李氏岱雲曰上節註云所以知者知所以行者仁所以至於知之成功一者勇茲既通上三知為知三行為仁而此三近却未列知之一成功一地位則尚不可以勇之成德言而第曰勇之次也乃蒙引存疑俱不得其解而謂困勉以下又有此一舉試看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已形容困勉到盡頭豈彼不事好學力行知恥以為入德之功乎亦謬甚矣○近字對一字而言既一繼是勇未一而求近故曰次何嘗又作下於困勉一等人說○知及其知之一成功一二句原不為生安而設全是勉勵學利困勉而着意困勉上

尤多則此節三近不說勇而說勇之次連通上以分言一意亦歸併以等言一意

有九經節

無類則言以有此九若皆德懷之事而刑不共焉豈以為此可以常行而刑則刑於無刑所以不可常行而不及之歟曰也不尚如此說若說不及刑則禮樂仁不及此是言其人者尚禮樂刑政固已行乎其間矣

之事小也
小誠為大
身家之小
不言隱而

史氏說包費隱單指誠之一字言非矣史氏蓋以道德九經不外乎誠而不知誠原不外乎道德九經也

李氏岱雲曰上節註云所以知者知所以行者仁所以至於知之成功一者勇茲既通上三知為知三行為仁而此三近却未列知之一成功一地位則尚不可以勇之成德言而第曰勇之次也乃蒙引存疑俱不得其解而謂困勉以下又有此一莽試看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已形容困勉到盡頭豈彼不事好學力行知恥以為入德之功乎亦謬甚矣○近字對一字而言既一繼是勇未一而求近故曰汝何嘗又作下

一二句原意困勉上

此章與前章同
限以樂之不及也
此章與前章同
此章與前章同
此章與前章同
此章與前章同
此章與前章同
此章與前章同
此章與前章同
此章與前章同
此章與前章同

此上以分

右第二十章註包費隱兼小大

孫詒仲曰章句兼小大蒙引說得好身家之事小也國與天下之事大也許氏以道德九經為小誠為大非也又曰此章所言道德九經誠明等或身家之小或國與天下之大兼小大而言皆費也雖不言隱而道德九經誠明等之所以然者則隱也故曰包費隱史氏說包費隱單指誠之一字言非矣史氏蓋以道德九經不外乎誠而不知誠原不外乎道德九經也

道德九經之實處即誠也故此章所言道德九經誠明等皆是以費包隱非單是誠包費隱也

誠者自成節

或問自成自道如程子說乃與下文相應游揚皆以無待而然論之其說雖高然於此為無所當且又老莊之遺意也

同聘矣曰此章語類諸條但側重自道又將次節分講者二句與章句不合當從或問

蔡廬齋曰兩自字不同一是說他自然一是說他自當然味章句可見一日所以自一日所當自

按

首

曰

按

程子曰誠者自成如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又曰學者不可以不誠雖然誠者在知道本而誠之耳

凡滄柱曰自成者我當自成也自道者我當自道也兩自字俱作責成自己語本是一例向本說作自然

而成者亦誤

按滄柱說極明快但我當自成當字似有病當字義已藏在誠字中集注

不下當字可以見語類所謂上句工夫在誠字上下句工夫在行字上者以此也

只 依雲李氏曰誠道云一箇事物但道是行出來底在入心中名他為誠得名他為道不得在事物上名他為道得名他為誠不得

吳伯章曰程子之說與章句不同

朱子曰自成自道如程子說乃與下文相應蓋粹揚皆以老莊之自然解之惟程子獨能以自己言之故朱子有取其所謂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者言物必全其實理方成為物則朱子有是實理則有是天有是實理則有是地之說其所謂誠者在知道本而誠之者由用以見本則朱子不析誠道為二之意朱子之意乃程子之意程子之說乃朱子之說吳伯章議其不同失之

又按誠者自成也諸儒多以自為自然蓋語錄中一

係

處有誠者是箇自然成就底道理不是人去做作安排底物事語原保朱子未定之說諸儒墨守牢不可破殊不思誠者自成道者自道同一語勢誠非自成已而已不過承上文自成句而詳說之斷無異義而一以為自己一以為自然其牽強難通極矣李岱雲誠道無二工夫不可析誠道為二物之論似的切有理然要非朱子之意朱子曰此篇之言有以理之實而言者如曰誠不可揜之類是也有以心之實而言者如曰反諸身不誠之類是也讀者各隨其文意之所指而尋之則其義各明矣按此章集註誠以心言

此作宜

特

則不返指實理專主人而言使人知所以存誠如此則成與不成固惟在我不得不自任其責也朱子所謂在天者本無不實之理在人者或有不實之心者是也雖曰誠道一致非二事一則為本一則為用内外交言之而意始足猶中庸致中和易直内方外之意不可謂惟在道上用工夫誠上不可着工夫也蓋胡雲峰率誠雲之徒必欲以誠道與篇首性道為一故多所翻語夫篇首性字特就人心中摘出未^本然之性以示學者原不主心言此章誠字以心言不單提起實理意之所歸判然不一乃欲比而同之其不通甚

矣

至誠無息節

尚

李^氏誠雲曰上章說終不誠便無物此章說既至誠自無息原不是兩箇幾候陳氏謂假偽底物以則皆有間斷然則未以時假偽而不間斷耶蒙引難乎有恒亦折做兩層存疑駁之良是稼書謂顏子不能不違於三月之後到底三月之內其誠原未至此是言誠不能至之盡故無息尚不能無之盡就一誠貫徹始終而論之也若謂顏子三月之內有假偽虛誇則不可為並存之

按久則有間斷語自無病今強求瑕疵不覺穿穴至此稼書論顏子到底三月之內其誠未至此亦恐非文義儘雲辨之是矣而自所論間斷亦如稼書之失蓋目論也

今夫天斯昭：節

李禎曰玩昭：如此及其無窮則如此謂指其一處則昭：舉其全體便無窮也非謂天由昭：而後無窮朱子恐人誤看故又以非由積累後大釋之後人遂因此謂子思有語病則反以辭而害朱子之意矣

按昭：舉其全體便無窮也分明與章句戾殊不可曉沛霖說六強生支節却使章句之旨晦而不暢人心平氣讀之自可見其失故不復舉

詩云維天之命節

李岱雲曰章句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只就文王純於天道言新安謂亦如天之不已自多一折語類云純便不已原無兩層又云若有間斷便是駁雜翻於不已上說他純這是何等細密

按語類純便不已言純者便不已非純後又別自有不已耳豈以純與不已直為一事陳新安說得真語

意硬執語類片言以證其膠固之說條辨往々如是
今不悉辨也

成實
曰李氏

李氏武官
字一在少異
下

○學曾問伊川謂無為故不息似與本文誠故不息
少異曰不待作為只一誠滾轉了去自無止息無
二義也又問不顯解為豈不顯似說外面底於穆
不已文德之純却都是說內面底朱子何不依末
章不顯作幽深玄遠之意曰上文至誠許多功用
都是說那顯底總一至誠無息做出來方是說那
深微底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曰將上文許多
功用都收入本體中也若末章引詩自要說他無

一 聲無臭慶意各有當也

按

按舊友亦有為此解曰此不顯亦幽深玄遠之意與
不顯萬恭之不顯同天之於穆即幽深玄遠之意文
王不顯之德與之同天命不已文王之德之純亦與
之同故子思解之曰純字亦不已之義也云々終為
強詞軋理固不可從舊友未嘗讀條辨而其說與學
曾粗偶合世或有喜其新奇而從之者故載之於此

故君子尊德性節

李氏云曰此節諸儒紛々總無定說只朱子上截
皆是大綱工夫下節皆是細密工夫兩句道盡蓋

諸儒多以存心為力行致知為屬知所以愈謬惟
胡氏史氏之說稍得之其實尊德性邊是大段涵
養工夫不可說知亦不得偏說是行道問學邊精
密之至該知在內亦該行在內觀朱子解溫故為
存心之屬謂涵養此已該知底道理常在我便是
尊德性事蓋吾所已知底敬以持之時不放無
非涵養此本原之地所以為存心之屬若措以為
力行可乎至下截為致知之事說者不得其解謂
與力行無干又或劈分盡精微知新為致知道中
庸崇禮為力行而不知朱子皆為致知之屬之意

愚觀朱子解道中庸云行得到恰好處無此過與
不及乃是知得分明事二件二理會得到一箇恰
好處方該如此此可見道中庸正是知之貫徹處
即崇禮朱子解為日謹其所未謹恐亦不但如此
黨說為講貫謹嚴而已蓋節文度數若不服習
純熟持守堅定亦未見得精明處總之不到行之
至如何算得知之真如何了得此學問之事乎但
盡精微知新是以知貫却行道中庸崇禮是以行
貫却知各從所重言之故註亦鑿然下析理處事
日知未知日謹未謹等字

按岱雲說甚長不可盡摹原其所以差則在看得知
行不濟楚每為騎牆首鼠之談九已蕪存心工夫皆
係行而主敬固兼談動靜其屬行明矣而謂敬以持
之時不放涵養本原所以為存心之屬不可指為
力行是何語乎至於下致知之屬亦謂不到行之至
如何算得知之真如何了得此學問之事乎夫知行
相須如車兩輪廢一不可固也但至分知行而言之
則不當彼此倚靠以致界限不分明必斬釘截鏤無
半上落下之病然後其義可了

子曰愚而好自用節

孫詒仲曰槩言則禮樂該禮度文析言之則樂自屬
制度內蒙引謂度字該不得樂似未然

子曰吾說夏禮節

李岱雲曰時解謂此章從周單主為下不信上與
周監二代章服王制盡善者不同竟似夫子口中
有兩般語氣仇澹柱又謂中庸引來主為下不信
夫子本意原是深服周禮看得到中庸與夫子之意
兩不相合亦未看透此章也愚謂不信者正謂有
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者所議之禮所制之度所
考之文盡善而無可信也夫子惟周是從亦以其

其盡善而必當從也使非周制盡善而當從則夫子之從周為私意使非有德位之天子議制考盡善而無可倍則天下之^不倍為皆屈於勢分何必修凝之君子乃稱不倍哉此章無人見及此意故愚嘗謂四書中只是一箇道理看得此處與彼處矛盾者皆未道也○學曾問夫子從周正以周制盡善有默契無間之意與修凝之後方能為下不倍之旨正相合固講家所未發矣然前輩多疑夫子損益四代之制告顏子與從周之說相牴牾而朱子亦甚然當時所用不得不得若答為邦乃其素

志之說何也曰周制自盡善自當從如吾用則從先進之類非周制不善勉強不得已而從之也周自監二代之後時勢逼抄來只得如此若孔子得位則又承周之後又當監於三代安得不得有損益烏得因此而疑周制之不盡善哉章句惟周禮乃時王之制時王含有以德受命在非徒以位也曰如此則夫子告顏子監三代足矣却監四代者何曰孔子得位自是以性之之德揖讓而有天下安得不得有慕於韶舞

按上六雖有其德為無其位不敢作禮樂下章云下

為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此章三句亦云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則其所以從周不必以其禮之盡善也若以時解竟似夫子口中有兩般語氣為嫌則論語既曰郁二乎文哉吾從周矣而又告顏子以四代之禮樂又不盡從周禮之說散見禮記豈非有兩般語氣乎要之此章主為下不倍而言若以周禮盡善為說則章句云二皆為誤解矣監三代之間答尤鬼瑣不足辯也

仲尼祖述堯舜節

李岱雲曰註以律天時為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

為因共一定之理最要者自然一定字蓋天地只是一理上律下襲豈有兩箇但就其變動不居者而言便是天時就其一定不易者而言便是水土聖人之上律下襲如用行舍藏即仕止久速但可仕便仕可止却又止可以久便可以速却又速如此因時變化即所謂上律也然用之漸然是行却無藏底道理舍之漸然是藏却無行底道理確然不可移易即所謂下襲也但變動不居處有內外本末一定不易處亦自內外本末不得以律天時為內兼外本談末襲水土為外兼內末談本者或問

有

以得夏時贊周易不時不食等與仕止久速之皆
當其可為律天時以序禹貢述職方居魯述掖等
與用舍行藏之所遇而安為繫水土則已各兼本
末內外而言之矣

按上律下襲或尚既明白詳盡可以已矣今岱雲欲
使
抗之視高鑿之使深以如天之變化為上律以如地
之確然為下襲又於變動不居一定不易處為各兼
該內外本末至或尚的切之事實却似為刺義不可
從

溥博淵泉節注周徧而廣濶

月林丘氏曰周徧是就裏面詳細處說謂其充足而
不欠缺廣濶是就大概全体上說謂其弘大而不狹
小蒙引几席四方萬里之說未是

溥博如天節

李岱雲曰人見之但見其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至
莫不尊親是其見於外者如此外人只見得到這
處可見如天如淵亦是民見他如此不可因積中
而謂其在內也蓋至聖惟克積於中終能溥博淵
泉然既有周徧廣濶靜深有本之可疑似形容則
民雖莫測其內而未始不服其為如天如淵矣蓋

至聖是自內一步：流出來小民却是自外一步
步者向內去始只見其見言行既嘆其如天淵至
此而小民之見止矣裏面却如何更識得
聖人過化存神固不易窺測然只見其言行既歎
其如天小民之見止矣裏面却如何識得則其言墮
於一偏聖德之感孚於人心者民雖至愚而其心甚
靈上德之動民速於桴鼓影響不可謂絕無窺其底
裏者

唯天下至誠蒞

李公雲曰按此節朱子明下此皆至誠無妄自然

知

之功用一句人因本章言大德敦化必欲批入心
體上去豈知上章是從內發出外此章是從外想
入內故朱子以上節為功用下節雖即在上節之
中却是因經綸大經立本知化而想見其心體也
蓋上章是言小德川流故從小德說向川流此章
言大德敦化故從敦化說歸大德蓋化者即川流
之化惟大德有以敦之所以首節說一箇天下大
經天下大本天地化育便見功用無窮似乎難以
敦之矣而惟至誠能經綸之立之知之其敦厚為
何如故此節正說一箇敦化然其所以經綸立却

者皆其仁其淵其天為之也豈非天德教之乎
章句曰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又曰此皆
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皆自体及用而岱雲謂從外
想入內因求異於諸家之說而顯然與朱子相反而
弗之恤可恠

苟不固聰明節

李岱雲曰聰明睿知即上章生知之質也達天德
即上章仁義禮知之德也於上冒一固字固猶實
也實即誠也分明以至誠之心貫上至聖之德矣
豈復有兩項人乎知得至聖至誠不是兩人則知

曰

川流敦化並無二化而小德大德並無二德矣故
曰則亦非二物也苟不知極贊至誠之妙非人所
知而必求一至聖之人來知至誠亦固矣其讀書
矣

按唯聖人能知聖人是有一聖人而知一聖人也此
文義有何難曉而自眩惑而以不狂為狂咆哮無禮
何邪

尚

詩曰衣錦尚絅

李岱雲曰朱子云澁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皆是
收斂近裏又云自衣錦尚絅以下皆只暗底做

工夫去此理自掩蔽不得觀此則君子並不指成
德者言因與下入德不合又添出學君子之道者
來都是自取葛藤余意首節朱子只言下學之心
之始雖未是離却工夫只是空；底立心然亦未
便是細密工夫只大段立心當如此收歛近裏耳
故淡而不厭三句只言其收歛近裏君子未嘗
自謂以淡簡溫示人亦未嘗自謂以不厭文理秘
之於內只朴二實二如此立心而自人見之但覺
淡簡溫之中自有不厭而文且理之妙耳

活百經首如云君子之道若認然君子之道理

是知此則小人亦有道理乎而上文何以云小人

按此章為小中庸其示學者用功莫切於是而益雲
謂雖未是離却工夫只是空；底立心然亦未便是
細密工夫此語大繆以子思用意極切之教學者下
手入德之地一語抹撇了殊為可駭君子之道云

詩云潛雖伏矣節

陸稼書曰君子內省此處須無一毫疚病方無愧於
心此方言謹獨工夫蒙引謂內省不疚以已能者言

不可看做謹獨工夫此不可從○存疑謂首章言體道之功是始學事此章言入德之序是成德事言體道之功則先戒懼而後謹獨而其意周以切言入德之序則先謹獨而後戒懼而其意益以密此本大全朱公遷最謬或問謂此章再序成德入德之序分明與首章一樣但言之先後不同耳豈可以始學成德分乎○存疑公遷之說即呂氏德成反本之說或問辨之明矣

詩云相在爾室節

稼書曰用晦曰此是主敬之全体兼動靜而言不

言不動而敬信則言動之敬信可知奉盡頭處言也專指靜造謂君子只在不言不動處工夫此是向來講說之誤用晦此條最是大全雲峰胡氏諸家亦未免說偏了○史氏以獨為微屋漏為隱然首章隱微俱指獨說史氏非也

詩曰不顯節

陸稼書曰雲峯胡氏謂不顯之德即未發之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而敬是不顯其敬却說偏了不知不顯萬恭皆貫動靜也姚承菴曰恭即是敬信○奏假二節依新安陳氏及蒙引總承謹獨戒懼來但奏假

後效
效驗
夫前工

節效尚淺不顯節則德愈深而效愈遠耳不必如
双峰饒氏前節效驗承前節工夫蓋謹將戒悞總是
入德之功。夫進一層則德進一層德進一層則效
亦進一層不賞民勸不怒民威非有中和之德者不
能但獨未到中和之極處只是國治事萬恭而天下
平則所謂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也

詩云予懷明德節

張侗初曰也須賞也須怒也須聲也須色只是勸民
威民化民不在賞罰聲色上此帝王治天下之妙道
也

怒

未

双峯饒氏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便是未發之
中便是天命之性蓋一篇之歸宿也
三
祿書無聲無臭不可依双峯饒氏專以此為未發
之中天命之性蓋論無聲臭則已發之和率性之道
皆是无聲臭的程子謂始言一理未渡合為一理若
專指此為天命之性者蓋是言此句中天命之性率
性之道合而為一非謂此句專言天命之性而不兼
率性之道也

李岱雲曰須知不顯只是說德之幽深玄遠萬恭又
只是說不顯之德諸儒錯做說工夫故悞以為說靜

而不說動耳於是而併悞以無聲無臭只指寂然不動說又悞以為天命之性而非率性之道豈知只是形容一箇不顯之德之妙耶○又曰觀朱子說不大聲以色只是說至德自無聲色令人說萬恭了便不用刑政禮樂豈有此理可見雖用刑政禮樂亦不害其至德無聲色之妙也○又曰直至無聲無色到無迹之可尋然後已他人孰不恭敬不能天下平聖人萬恭天下便平都不可測了可見無聲無臭只是形容至德無迹可測有何性道動靜之可分乎
按世儒至末節或引未發之中非文義至德淵微亦

豈廢政教號令我岱雲辯之得矣君子小人誠偽之判至霄壤者無非本於立心之初是以子思自衣錦尚絅極言至此然世之務高好談無聲無臭而至日用事物則茫無所下手遂至有子思深切之旨與夫杳冥昏默寂滅空幻之論同科而道者是誰之愆可不念哉

丙戌九月念一日與西生以昌平學書庫本對校一過
不肖燈再拜識

